

# “走出去,拿回来” & “拿出去,走回来”

文/黄荭



歌德说:“谁不懂外国的语言,谁就不懂本国的语言。”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学习了一门外语、深入了解这门语言的结构和层次、有了对比分析之后,才能退开一步反观母语的“庐山真面目”,发现它平日里因为熟谥而被忽略、被视而不见的纹路和肌理,突然醍醐灌顶,领悟到其中“欲辩已忘言”的“真意”。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人说,文学和文化亦然。但这句话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给国人一种天真的错觉:似乎你学好了外语,走出了国门,看到了别处的风景,懂得了一点他国的文化,回头你就自然而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本国语言 and 文化的糟粕就都被洗涤干净,外来的新鲜血液在全身突突流淌,达到中西合璧的至臻化境。这种错觉若当真追究起来,大抵可以回溯到上世纪初,“新青年”们搬起他山的大小石头,来势汹汹要破除一切“旧”的情怀。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说:“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低调

文/周涛

新疆画院有黄建新者,油画家。生性低调,一不会夸海口,二不会捧别人。每遇闲人雅集,总觉似在非在,可有可无。是出身寒微每遭轻视之故乎?不然,其父在新疆称得上大名鼎鼎,率部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首任和田地委书记,而后官至副省长。有当年和田一中同时期学生说:“那时县委书记的儿子一个比一个牛,唯独地委黄书记家的,很低调。”

找不准一个自在舒服的姿态去和他者平等地对话。在中西文化交流这个问题上,走得出去、拿得回来固然重要,但拿得出去、走得回来也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的语境里显得尤为重要。懂得内观自省,我们在看外面世界的浮华时才不容易迷失,或者一时走失迷途也找得回家国的方向。

“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箴言。周国平说:“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工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们不远万里,满世界奔跑,我们在逃避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几年前在编完《法语畅谈法国文化》之后,我越来越有要编一本《法语漫谈中国文化》的紧迫感。原因很简单,当我在课堂上要求法语系二年级童鞋用法语谈论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现状时,童鞋们挠着头皮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双重的失语: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不得不承认:虽然接受的是高等教育,童鞋们竟然不晓得如何谈论中国和本朝那些事儿!

作为《法语畅谈法国文化》的姊妹篇,《法语漫谈中国文化》提供的也是一个双向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时尚,也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本书里的中国,就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的中国,它像一个万花筒,转出中国社会的千姿百态。揭去神秘的东方面纱,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那头“沉睡的狮子”,她沸腾着、冲突着、变化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这本书试图传达的信息和画面。

这里有古琴的悠远、书法的精妙、国画的神韵、园林的典雅、汉服的飘逸,也有雾霾的困扰、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让百姓愁苦的居高不下的房价;有消费时代年轻人的酷炫潮流,也有公园里大爷大妈的幸福生活;可以在KTV整夜嗨歌,在光棍节淘宝血拼,下班后去做足疗按摩、拔个火罐,也可以沐浴在晨曦里打个太极、扎个马步、练个气功,跟着大妈跳个广场舞,陪着大爷遛鸟下棋;有空泡一壶茶,坐在胡同巷口看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也可以没事在咖啡馆约三两好友消磨一个下午慵懒的时光;在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中找回失落的童心,在“非诚勿扰”里喟叹时下的生活婚恋现状;我们每年都要赶赴“春运”大潮,我们也愿意为保护地球尽一份绵力……

## 水墨丹青欣然为宾

文/潘小庆

陈丹青和董欣宾,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所认识的。他俩,都在我的朴庐住过,堪为常客。董兄,本可以在中国画坛大放异彩,可惜花甲之后,即被无情的病魔吞噬。所幸他留下有关中国画创作的理论以及作品,足以使后人研究和学习,也足以使当今一些“大师”汗颜。

丹青,作为当代知名艺术家、评论家、学者,应该说,他是一名敢于直言颇有独特见解的“海归”。想当年,他俩均视我为好友。欣宾高抬我为“师兄”,丹青戏称我为“庆叔”。我们常会一起打闹说笑,也会一起切磋技艺。他俩都是才华横溢,且极有个性,唇枪舌战,面红耳赤,是经常的事。我也时而参与其中,或相左或相右,好在是相知,无所谓记“恨”。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画家吴毅、沈蓉尔夫妇(现定居美国),为丹青北上入读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特邀集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德曦、董欣宾、王孟奇和出版社的胡博综、卢浩和我,一起会聚其厚载巷的家中,设宴践行。惜别之情,历历在目。最难忘的是,在“众星捧月”中的丹青颇为春风得意,欣宾那时却显得十分的少言寡语,他只是悄

悄地对我耳语:“我相信自己,也一定会成功!”日后的事实证明,欣宾和丹青,在各自的领域都成绩斐然。欣宾,被著名美术评论家栗宪庭称之为南方“新文人画派”“线性表现的”代表人物;而丹青的《西藏组画》更是被公认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

应该说,欣宾和丹青与我,相互之间也难免误会——人,毕竟少有完美。遇上疙瘩,坦然面对,一笑而过,依然朋友。近日,翻阅出他们留给我的一些信件,凝视着他俩的画作,无不透露出他们对艺术、对朋友的无比赤诚和认真。■



西藏组画之一 画/陈丹青



春牛图 画/董欣宾

## 余光中的幽默

文/李景端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以《乡愁》闻名海内外。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他是评委,我是特邀顾问。他对中华文化特别钟爱,且有独到见解。他说:“散文是一切文体之根……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和音调之美能赋予一切文体以气韵……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人场券。”“科学是忙出来的,文艺是闲出来的。”给我更深的印象,是他的幽默。有一次聊天,王蒙列举当下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受过委屈的、心存报复的、当社会裁判的等十多种。我问他:“有些女作家,声称用身体来写作,这又算什么心态?”一旁的余光中插话说:“这没有心态,只有体态。”

一句话,众人皆笑。“粉丝”一词,有人认为是网络语言,并不认同。余光中作了风趣的解说:“把fans译成‘粉丝’译得好。如只译作‘粉’,可能有歧义,不好,加上‘丝’,体现了有一群人,很贴切。‘知音’要求在信仰等方面,互相有认同;而‘粉丝’主要是崇拜,其特征是:着迷、冲动。在某个年龄段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社会开放的一种表现,不要去苛求。在众多‘粉丝’当中,说不定也会成长出几位‘知音’来。”他知道我是搞翻译出版的,末了特意说:“只是翻译家不像作家,对翻译少见有人去‘附庸风雅’,所以翻译家没有‘粉丝’也就不足为怪了。”那天余光中喝了几杯酒,看来心情很好:“刚才你们念的都是我的正经诗,现在我要向大家

念一首我的不正经诗。”他开口念道:“如果菜单浪漫,它就会是诗歌,如果账单清醒,它就成散文,投稿那点稿费,只不过是小事,食物中毒,呃吧,那只是批评。”他念完解释说,这是他和朋友一起吃饭时有感而作。面对同样上涨的物价,慨叹唯独文章不值钱,稿费,少得真好比给小费。他还拿象棋来说:“散文有如棋中之车,可以纵横天下。诗则有如棋中之马或炮,可以斜驰捷径,亦可越山而来。”85岁高龄的诗人依然精神矍铄,自己还开车周游。他和我都是福建人,他在南京出生,我则在南京定居,交往中似乎更显亲切。■